

吐蕃国相尚纥心儿事迹补述

——以敦煌本羽 77 号为中心

马 德

(敦煌研究院 文献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 羽 077 号的《本阐晡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愿文》和《赞普祈愿文》, 记载了公元 818 年顷, 在敦煌举办的与吐蕃宰相尚纥心儿相关的三次佛事祈愿活动, 主办人分别为钵阐布、专使大判官和赞普(名义), 反映尚纥心儿第二次短暂住敦煌期间曾一度想辞官事佛, 但又不得不重新出山的情景过程。尚纥心儿一生前后三次到敦煌, 晚年又在敦煌建造圣光寺。

关键词: 羽 77; 尚纥心儿; 祈愿; 钵阐布; 专使大判官; 敦煌

中图分类号: K8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1)04-0036-09

Supplemental narration to story of Zhang khri sum rje, a prime minister of Tibetan Court: Centered on Dunhuang Text Yu. 77

MA De

(Dunhuang textu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Dunhuang text Yu. 77 consists of three pieces of votive writings by three different prayer, they were recorded three Monlam Prayer Festivals hold in Dunhuang which had related to Tibetan prime minister Zhang khri sum rje in 818 A.D. This text had showing a historic fact that Zhang khri sum rje had once wishes to resign from office in order to devoted heartfully to Buddhist service and have to give in to his post service once during his stay in Dunhuang. The text also proved that Zhang khri sum rje had stay in Dunhuang for at least three time in his life time and had presided a project of building Shengguang Monastery in Dunhuang in his later years.

Keywords: Dunhuang Text of Yu.77; Zhang khri sum rje; The Monlam Prayer Festival; Ban de chen po dpal gyi yon tan; A Special Envoy as the Great Judge; Dunhuang

Translated by BAO Jingping

收稿日期 2011-02-10

作者简介: 马德(1955—), 男, 甘肃省会宁人, 历史学博士,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

尚纥心儿(又作尚起心儿、尚纥律心儿、尚乞心儿、尚绮心儿等)是活跃于公元8—9世纪间的吐蕃历史上的名臣名将,官居“尚书令公、兼统六军甲兵霸国都元帅(或曰天下兵马都元帅),赐大瑟瑟告身”,率兵东征西讨,先后攻占了唐朝的河陇大片疆域,同时也为汉藏民族团结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两《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籍,以及敦煌出土的汉、藏文文献都对他一生的事迹有零星的记载。早在60年前,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先生完成其名著《吐蕃僧诤记》,就根据这些文献的记载对尚纥心儿的事迹作过描述,特别是根据P.2765V《尚纥心儿圣光寺功德颂》的记载,对尚纥心儿的先祖,以及尚纥心儿在敦煌的事迹做过详细研究^[1]。1993年,邵文实发表《尚乞心儿事迹考》,分“生平”与“事迹”两部分,较全面和系统地梳理了史籍及敦煌文献中有关尚绮心儿的资料,对尚纥心儿在敦煌的各项活动、离开敦煌的时间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及其卒年也作了推测^[2];之后,杨铭先生也有关于尚纥心儿的专论^[3]。

2009年10月,日本出版了《敦煌秘笈》图录第1册^[4],刊布了杏雨书屋所藏原李盛铎售出的敦煌写本及印品,引起了敦煌学界的高度重视,已有专家对其中相关文书进行了考证和研究。笔者于2010年8月得到了此图册的电子扫描图录本。现就其中羽077号^①之《本阗瞞(钵阗布)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拟)和《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愿文》(拟)的相关描写,对尚纥心儿的事迹作些补充说明,并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文书录文

《本阗瞞(钵阗布)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拟)残文如下(录文中作简单校勘,明显的错别字以()注明,缺字以□代替,漏字以[]作补,原卷删除者在【】中照录):

(前缺)

1. ……刹,分形于无边之域,寂照于不二之□。

2. ……体同于水月,故得有[□]必遂,无愿不至哉!牟

3. ……面豁灵龛,官史(吏)隐振而汤(荡)谷遥(摇)川,军

4. ……则有进(晋)昌幕本阗瞞奉为

当今宰

5. ……贵位,天生灵骨,地稟精奇,怀乾坤之量,秉

6. ……塞,座筹谋而决胜,斂衽(敛狷)来投,振德星于四隅(隅),八方

7. ……获千代之基而津济,百寮(僚)政王侯之盛业。所以冀

8. ……仰凭佛力。昔者灵山圣迹,以类愿崇修而古合,金

9. ……以如刀(切)利之官;金色再豁,咸若百千之日。复乃安僧施

10. ……缯彩、燃灯、印佛、设斋、度僧、造蕃(幡),大建薰修,功以被(毕?)矣。时则

11. ……会,建恭佛日。伏惟公位列崇班,品居雄职,仁慈天授,忠略神

12. 资,佐明主以守边,仰精节而净疆境。故使誉传四海,威侠(挟)三军,征旗不张

13. 寇盗潜迹。由是退公务,启福门,正宝马以西垂,就灵龛而祈福祐。【善甲之解,意想慈云,厲兵之余,心忻法雨。】亦乃习君臣

①《敦煌秘笈》中,将羽77正面定名为《吐蕃时代某僧追悼文稿》;背面4件残片分别定名为《某追悼文稿残片》(背面第1-3件)和《不明佛教关系文书》(第4件)。仔细看来,羽77号写本正面一共有6件文书,其中第1件仅存末尾“名位日新”数字,从行文看,也是一份祈愿文类的文献;第2件即《本阗瞞(钵阗布)为宰相就灵龛祈福文》(拟)残卷;第3件即《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福文》(拟);第4件为《赞普启愿文》(拟)残文;第5件和第6件为两份亡僧追悼文残卷。其中第6件中间有分五行倒写的“渠人”五处,可见该追悼文使用了原渠人社文书的纸张并利用了其空白处。而背面是零星的写本残片,因为看不到原件,所以无法断定是直接写在上面还是后来粘贴在上面的;但从内容上看,《敦煌秘笈》拟名基本可信。问题主要在于正面诸文献的定名。羽77号正面加上背面一共有5件亡僧追悼文稿残文,可能就是《敦煌秘笈》定名之根据吧。但是本文所录以上3件文书,是羽77号的主要内容,不仅篇幅较长,而且内容也相对比较完整。所以,对于整个羽77号写本的定名,应该按照写本内容次序逐一分别拟就。如按《敦煌秘笈》所拟之正面《吐蕃时代某僧追悼文稿》,仅适用于第5、6两件;第1件应为“祈愿文残片”,第2、3、4件分别应为《本阗瞞(钵阗布)为宰相就灵龛祈福文》(拟)残卷、《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福文》(拟)和《赞普启愿文》(拟)残卷。

14. 之胜道 表忠效之良谋。所以抽奉禄而助建崇修 咸(减)家储而祈福祐 大披甘露 ,

15. 广布其乘 召法众于二州 种津梁于万劫。所冀(冀)宰相神位 保安台辅 群官镇

16. 居社稷 节度家室 大小咸康 五稼丰登 仓禀殷实。考斯多愿 建此砧(法)薰。

17. 奉福庄严特中 惟愿寿齐东海 福比南山 镇座台阶 恒匡社稷。又庄严节

18. 度 诸佛冥资 百神潜护。财名胜福 随四序而逾增 宠位班(班)荣 毕千龄

19. 而永固。长作释门之信仕 进取菩萨 终为圣[主]之忠臣 □ 赞王化。郎君等 持六艺

20. 于龙门 继公侯之不绝。诸官等 : 百福备体 千灾永除 荣位日增 所愿 □ □ 。

21. 然后上穷右 □ ,善及无(原文止于此)

《某判官为国相尚乞心儿祈愿文》(拟) 全文如下 :

1. 惠严闻 :我大师妙方难思 神威罕侧(测)。趣包生灭 理会有无。然以觉体 □

2. [禅] 遍三千而显相 法身分号 冠百亿以擢尊。故得四王赞翼而钦 □ ,

3. 八部冥归而阴化。求之必应愿也 ,咸亨至哉 玄门曷可谈矣。厥今崇妙业、

4. 建良因 龙象筵(造)筵、鸳鸯烈(列)席者 其谁为之 ? 则有我

5. 国相某公。伏惟我 国相尚乞心儿 ,名山托孕 神岳降临 天假雄才 宿资持

6. 秀。幼而有异 居然怀鉴物之心 长而不群 邈矣负凌霄之节。所以依

7. 垂仙台 德重台座。屡陈忠略 四海由是肃清 频郊深谋 三边于焉 □

8. 净。滴薰风于庶品 勤节者蒙恩 沐甘露于群生 有缘者沾泽。是以罢

9. 扇庙棠(堂)之神笔 乘风御而入朝 挺三军尽勒于海隅 驾四马车而直进。遂得

10. 龙颜亲诏 倍(陪)明王出入九重 ;

无非有隔 因言塞表广阔 疆长小群 三危孤城

11. 赖犁礼 竭力而【无辞】悦纳 尽忠而两贺 惟友离异邑 恒里赏赐功高 决凝棱怜 以 □ 济 □ 万乘明直闻。所以

12. 帝心偏副 千户犁(黎)庶 所冀(冀)得四天书 重加相印 令一州 □ 品 得万代无名。

13. 舒日之光 照复盆之下。我相公乃体扶明运 道合天心 类升贵受之荣 再【就出】育边

14. 【仁人】黎庶。云山无雁 去来万乘咸康 道露(路)遥长 寐梦常恒清吉。今则

15. 贺贤圣而冥资 报龙天而潜卫。所以月乡飞印 日骑临边 高建法幢 ,

16. 广修白业 买金锦七妙宝 施佛法三轮。特敕印天 书血四生 苦趣转空 ,

17. 真般若彰 妙有福门。燃智炬神灯 益三台贵体。其则有专使相牙大判

18. 官 温雅为怀 清【志】谦作志 三端迥(迥)秀 七略擢奇 勤王教以竖良因 谨洁心而成

19. 事流沙。冠盖相贺 俱怀怛(胆)腹之欢 缙吕忻然 共列休祥之会。是时也 ! 龙埏旧岁 畏新 □

20. 而不飞 墨招坚冰 遇寒威而未解。星罗聚会 食满香厨 幡花隐映凝空 圣座陵层列

21. 席。总斯多善 无疆福因 先用庄严 :我国相贵位 伏愿盐梅邦国 舟楫巨川 长为明主

22. 之腹心 永作圣神之台鼎 松篁比寿 金石齐 □ 千秋备不朽之功 万代保荣华之乐。

二 二愿文所及尚乞心儿敦煌事迹述略

可以说《某判官为国相尚乞心儿祈愿文》是目前所见对尚乞心儿事迹最全面的描述。首先是关于尚乞心儿的“天赋” :

我国相尚乞心儿 名山托孕 神岳降临 天假雄才 宿资持 □ 。幼而有异居然 ,

怀鉴物之心,长而不群邈矣,负凌霜之节。

《本阉哺为宰相等就灵龛祈愿文》亦有相同的描写:

(宰相)天生灵骨,地稟精奇,怀乾坤之量,秉……

这些常用的赞颂之词,是用以说明尚纥心儿成就事业基础的。

其次是关于尚纥心儿的成长过程,《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愿文》是这样叙述的:

所以依垂仙台,德重台座。屡陈忠略,四海由是肃清;频郊深谋,三边于焉净。滴薰风于庶品,劲节蒙恩;沐甘露于群生,有缘者沾泽。是以罢扇庙堂(堂)之神笔,乘风御而入朝;挺三军尽勒于海隅,驾四马车而直进,遂得龙颜亲诏,倍(陪)明王出入九重。

这里主要讲尚纥心儿为官伊始,直到赞普的重用,成为赞普的左股右肱。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其受赞普之命进攻敦煌之前的事。

尚纥心儿率吐蕃军队开始进攻敦煌的时间,笔者考订为唐大历二年(767)^[5],而唐史中记载尚纥心儿最晚的活动时间为长庆三年(823),此时他至少应已年逾古稀,进攻敦煌之始则为20岁左右。那么他之前的“屡陈忠略”、“频郊深谋”等,应该是在随其父祖东征西讨时之所为。敦煌写本P.2765V的《[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纥心儿圣光寺功德颂》^①(以下简称《尚纥心儿圣光寺功德颂》)中追述了尚纥心儿先祖的事迹:

曾皇祖敕宰辅赐大告身,诤,泔水长流,既济臣于舟楫;盘宰鼎贵,住重于盐梅。乘轩畏夏日之威,变理问春前之喘。皇祖父尚已立藏,敕时(侍)中大瑟瑟告身,诤,弼承霸业,世禄良家,居(以下涂去)朝谏处理之能,出战任轅轮之重,敕曰相国。先门尚赞磨,副尚书令、瑟瑟告身,诤;寔豫樟耸干,处宇宙长材,横沧海鲸鳞,吸江淮不测,跨秦右地方,外不敌骁果,救邻国艰虞,起义兵而济及。

尚纥心儿的祖父尚已立藏,曾为吐蕃相国;父亲尚赞磨曾是吐蕃与唐朝交战的主帅之一。从公元763年攻入唐都长安和后来的东征西讨中,都出现尚赞磨的名字。敦煌文书P.2555、P.5037《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就是公元862年时任唐朝肃

州刺史的刘臣壁写给尚赞磨的,称“上(尚)赞摩为蕃王重臣,秉东道数节”^[6],此时尚赞磨已经负责吐蕃东道军政事务。尚纥心儿在随父东征西讨中为其父出谋划策,则在情理之中。史籍记载,吐蕃于763年10月退出长安后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围攻长安并在秦陇一带长期与唐军交战;另一路则挥师西

① P.2765《尚纥心儿圣光寺功德颂》,笔者据缩微胶卷录出,全文如下:

1. [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纥心儿圣光寺功德颂
2. 大蕃右敦煌郡布衣 窦撰
3. 危峰百仞,襟全方而镇地,悬泉一带,虽水浅于天河,池杖龙马之驹,草秀莲
4. 台之瑞。人风鰓直,怯私闻而逡巡,杆崇坚能,启先行而公战。所以成勋则
5. 勇,破邪原绩效,则多归正法,大雄演座,此堞当施。厥今敕尚书令公
6. 兼统六军甲兵霸国都元帅赐大瑟瑟告身尚起(纥)律心儿和四门入贡,佳
7. 五服输琛,揆方土安人,宇圣门设教,黄金布地,白璧邀工,进直道
8. 以事君,倾真□而向佛,爱乃卜宅敦煌古郡州城内建圣光寺一所。议其
9. □也:圣主统三光之明,无幽不照;令公承九天之宠,肱股奉隔,近沾圣德
10. 之弘,远沐恩晖之重;率宾咸服,观国之光,烛赈流沙,称圣光寺也。是则道
11. 猷自远,基业由先,白第开授国之封丹,印沙建侯之住即。曾皇祖敕
12. 宰辅、赐大告身,诤,泔水长流,既济臣于舟楫;盘宰鼎贵,住重于
13. 盐梅,乘轩畏夏日之威,变理问春前之喘。皇祖父尚已立藏,敕时(侍)中、大
14. 瑟瑟告身,诤,弼承霸业,世禄良家,居(以下涂去)
15. 朝谏处理之能,出战任轅轮之重,敕曰相国。先门尚赞磨,副尚书令、瑟
16. 瑟告身,诤,寔豫樟耸干,处宇宙长材,横沧海鲸鳞,吸江淮不测,跨
17. 秦右地方,外不敌骁果,救邻国艰虞,起义兵而济及。伏惟令公,
18. 地侧昆仑,应瑶台粹气,河源哇水,辅千载澄波。统六军以长征,广
19. 十道而开辟。北举撄枪,扫狼山一阵;西高太白,破九姓胡军。猱狻旌
20. 边,逐贤王遁窜;单于帐下,擒射雕贵人。科头走进獐犴偏裨。衅
21. 鼓鱼澜,乘山则血流漂□,略野则卢舍竟焚。兀(原文止于此)

进,攻取河西及西域,764占凉州,766年占甘、肃二州,767年(大历二年)攻下瓜州。768年,尚赞摩代替年事以高的大将尚悉结,正式出任东面节度使^[7]。

在吐蕃军队进攻敦煌之前,史籍没有关于赞普(赤松德赞)亲自领兵的记载。推测赞普可能也是在吐蕃军队占领瓜州的大历二年(767)进入军中,并召尚纥心儿到身边的。赞普赤松德赞当时也只有25岁,与尚纥心儿应该是同龄人,加之尚纥心儿天赋奇才,在跟随赞普左右之前已有军事方面的突出业绩,自然会得到垂青和重用。赞普随即派尚纥心儿率军进攻敦煌,而派其父尚赞摩东返秦陇,作为吐蕃主帅继续与唐作战。进攻敦煌是尚纥心儿首次单独率兵作战,当然有赞普“徙帐南山”,亲自坐阵指挥。这就是《新唐书·吐蕃传》记载的:

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纥心儿攻之。

吐蕃对敦煌的进攻打得非常艰难,前后历十一年,这就是为学界所熟知的《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述:

(阎朝)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绌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他境,请以城降。”纥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赞普以纥心儿代守。后疑朝谋变,置毒靴中而死。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从“苟毋徙他境,请以城降”和“纥心儿许诺”看来,赞普给了尚纥心儿独立处置军政大事的权力,使得吐蕃对敦煌地区网开一面。《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愿文》对此也充分地肯定和热情地颂扬:

三危孤城赖犁礼,竭力而【无辞】悦纳,尽忠而两贺,惟友离异邑,恒里赏赐功高,决凝棱怜,以□济□万乘明直闻。所以帝心偏副,千户犁(黎)庶,所冀(冀)得四天书,重加相印。令一州□品,得万代无名,舒日之光,照复盆之下。我相公乃体扶明运,道合天心,类升贵受之荣,再【就出】育边【仁人】黎庶。云山无雁,去来万乘咸康,道露(路)遥长,寐梦常恒清吉。

从唐书记载看,吐蕃占领敦煌后,尚纥心儿一度受赞普之命代领敦煌,在此期间他设计杀了唐敦煌降将阎朝。但在蕃占初期的敦煌文书中,除了敦

煌藏文 P. t. 996 记载了尚纥心儿在敦煌盛宴款待并厚礼相赠一位汉族僧人事,被认为是尚纥心儿代领沙州期间所为之外^{[1]387},并不见其他有关尚纥心儿处理军政事务的记录,如镇压敦煌汉唐民众的反抗、分部落等,这说明此时尚纥心儿并不在敦煌。S. 1438 和藏文文书 Fr. 80 记录了一位任职七年的吐蕃沙州节儿因汉人反抗而被迫自杀,此事发生于公元 786 年^[8],上推年即公元 779 年。也就是说,公元 779 至 786 年为吐蕃沙州节儿的是那位自杀的沙州节儿,证明尚纥心儿至少在 779 年时已经离开了敦煌,他代领沙州的时间仅是公元 777—779 年间的事。

尚纥心儿从敦煌率军西征东伐,进一步为吐蕃拓展疆域,即《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愿文》所谓“因言塞表广阔,疆长小群”。《本阐晡为宰相等就灵龛祈愿文》(拟)对此有较详的叙述:

……塞,座筹谋而决胜,敛衽(猗猗)来投;振德星于四隅(隅),八方……获千代之基而津济,百寮(僚)政王侯之盛业……伏惟公位列崇班,品居雄职,仁慈天授,忠略神资,佐明主以守边,仰精节而净疆境。

《尚纥心儿圣光寺功德颂》也有相同的描写:

伏惟令公,地侧昆仑,应瑶台粹气,河源哇水,辅千载澄波。统六军以长征,广十道而开辟。北举揔枪,扫狼山一阵;西高太白,破九姓胡军。猗猗旌边,逐贤王遁窜;单于帐下,擒射雕贵人。

这里透露出了这样一件历史事实:就是尚纥心儿在攻占敦煌后不久,便率兵继续西征。他先是用进攻沙州的方法包围伊州数年,逼唐朝守将袁庭光在弹尽粮绝后杀妻、子并自焚而城陷,时在 781 年之前^①,继而征服了敦煌以西的割据民族回纥、沙陀等,并先后于公元 787 年和 790 年占领唐北庭和安西,使西域的大片疆土均属吐蕃的统治范围^②。但汉、藏文史籍对吐蕃用兵西域的主将均不见记载,推测可能就是尚纥心儿。《本阐晡为宰相等就灵龛

① 《新唐书·忠义传》及《资治通鉴》卷 27 的建中元年六月、七月条。拙作《敦煌陷蕃年代再探》,《敦煌研究》1985 年总第 5 期,第 104 页。

② 才让《吐蕃史稿》,第 157-160 页。

祈愿文》所谓“佐明主以守边,仰精节而净疆境”,就应该是指尚纥心儿为吐蕃扩展西域的大片疆土,并进行了有效地管辖和治理,其时当在公元8、9世纪之交的20年间;之后于809年前后升为宰相,并赴东道吐蕃与唐朝的接壤处,从事吐蕃国政治治理和与唐朝的军政交往。

尚纥心儿再次回到敦煌,应该是在公元9世纪前期,即唐元和十二年(817)以后,因为有元和五年(810)白居易代草的《与吐蕃宰相尚绮心儿书》,这一年尚纥心儿又接任吐蕃东道节度^①。这一时期,他已经率军攻占了西域的大片疆域,征服了所在地区的各少数民族,816年他率兵攻打回鹘,同时还不断地进攻唐朝边境。据P.5579“上乞心儿”于“末年”至“酉年”之间,先后在廓、甘、肃等州盖印度僧,邵文实认为是公元791—793年,笔者以为应当在公元815年—817年间。此时尚纥心儿既然致力佛教事业于河陇地区,就说明吐蕃与唐朝战事稍缓。

二次回到敦煌后,尚纥心儿在敦煌的佛事活动十分频繁,P.2853有“宰相上乞心儿”布施疏的记载,一些吐蕃时代的祈愿文中多次提及为“宰相上乞心儿”祈福^[9];敦煌藏文文书中,也有多份为尚纥心儿祈福的记载,如ch.ix.I.37和一份关于寺院落成的典礼文书中,多次提到为“大相尚纥心儿”祈愿^②。

同时,《尚纥心儿圣光寺功德颂》、《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愿文》和《本阐晡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都特别强调了宰相治理下的敦煌的安定和繁荣的社会景象,后者有云:

故使誉传四海,威侠(挟)三军,征旗不张,寇盗潜迹。由是退公务、启福门,正宝马以西垂,就灵龛而祈福祐。【善甲之解,意想慈云,膺兵之余,心忻法雨。】亦乃习君臣之胜道,表忠效之良谋。所以抽奉禄而助建崇修,咸家储而祈福祐;大披甘露广布其乘,召法众于二州,种津梁于万劫。

这里也表明,尚纥心儿率军东征西讨的战争时期已经结束,吐蕃占领的广大地区相对安定,特别是敦煌这一方善国神乡,让饱受战争颠簸的尚纥心儿得到了片刻的安宁,为他进行佛事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同时他也产生了退出军政事务的念头,即《本阐晡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中涂去的“善甲之解,意想慈云,膺兵之余,心忻法雨”。

三 祈愿活动的内容与文书年代

从《本阐晡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记述看,抓住尚纥心儿暂时“退公务、启福门”的时机,选择莫高窟为法会地点,“正宝马以西垂,就灵龛而祈福祐”,为其举办祈愿法会。这次法会规模较小,也仅限于僧人,即所谓“大披甘露广布其乘,召法众于二州,种津梁于万劫”;对尚纥心儿也只说了一句话:“所冀宰相相位,保安台辅。”真乃惜墨如金。

关于《本阐晡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之钵阐布,应该是公元9世纪前期活动于敦煌的吐蕃可黎可足赞普的重臣贝吉云丹,是吐蕃历史上著名的高僧宰相,敦煌藏文写经中许多处有他的题名^③。云丹在可黎可足时期的政治地位远高于尚纥心儿,甚至一直到长庆三年(823)所立《唐蕃会盟碑》上,云丹被列在尚纥心儿之前而为蕃官之首。而《本阐晡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明确表示是云丹为尚纥心儿祈愿。这里透露了两位吐蕃赞普的重臣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云丹来讲,究竟是因为统兵的军威震慑,还是因为这位国相的“退公务、启福门”,同归佛教之路呢?但无论如何,云丹在莫高窟为尚纥心儿发愿祈福,而且内容丰富,花样繁多,也算是敦煌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愿文》是如此为尚纥心儿祈愿的:

① 参见注[1]书,汉译本第330、335页;注[2]邵文实文,第18页;又邵文实著《敦煌边塞文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4—275页。

② 敦煌藏文文书P.t.16+HOL.750。参见F.W.Thomas:《Tibetan Literary documents and Tex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1951, London.F.W.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刘忠、杨铭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82-86页。又参见罗秉芬《从三件赞普愿文的史料看吐蕃王朝的崩溃》,载金雅声、束锡红、才让编《敦煌古藏文文献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第666-667页。

③ 或谓这位钵阐布也可能是云丹之前的僧相定埃增,他也曾经到过敦煌并留下几份校经题记。但据黄文焕先生《河西吐蕃文书中的“钵阐布”》研究,815年云丹任钵阐布之后,定埃增大权旁落(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当时也许有拉拢尚纥心儿的可能,但定埃增在敦煌的活动仅见于校经题名,且勘定抄写母本(范本),如敦煌藏文《十万般若颂》(Db.t.0397),此为马年(826)前后事。所以定埃增不可能在815年以后以钵阐布的身份为尚纥心儿在莫高窟做法事。

总斯多善,无疆福因,先用庄严,我国相贵位,伏愿盐梅邦国,舟楫巨川,长为明主之腹心,永作圣神之台鼎,松篁比寿,金石齐□,千秋备不朽之功,万代保荣华之乐。

同时还有为吐蕃群臣,包括节度、侍中及其家室大小祈福的(引文略)。

关于从事这项祈愿活动的描述,还透露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信息。一是祈愿活动的内容:

今则贺贤圣而冥资,报龙天而潜卫。所以月乡飞印,日骑临边,高建法幢,广修白业,买金锦七妙宝,施佛法三轮。特敕印天,书血四生,苦趣转空真般若彰,妙有福门。燃智炬神灯,益三台贵体……龙墀旧岁,畏新□而不飞,墨招坚冰,遇寒威而未解。星罗聚会,食满香厨,幡花隐映凝空,圣座陵层列席。

包括了建法幢、施宝物、写经、燃灯、缯彩、印佛、度僧、造幡以及设斋列席等一系列活动。

二是这项活动的主持人是一位大判官(此即本文书拟名之依据之一):

其则有专使相牙大判官,温雅为怀,清【志】谦作志,三端迥(迥)秀,七略標奇;勤王教以竖良因,谨洁心而成事流沙。冠盖相贺,俱怀恒(胆)腹之欢,缙吕忻然,共刷休祥之会。

据此可知,文件开首之“惠严”,则为这份祈愿文的作者,而这位作为主持人的大判官又是一位负有特殊任务的“专使”。

从《本闾瞞为宰相就灵龕祈愿文》和《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愿文》所记尚纥心儿的职务中,可以推测其成书年代:两件文书中都只提到尚纥心儿的职务是“国相”、“宰相”、“大相”等,而不是像《尚纥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那样称其为“敕尚书令公兼统六军甲兵霸国都元帅赐大瑟瑟告身”。所以,我们认为,这两件文书所记两次祈愿佛事活动,都应该是尚纥心儿出任吐蕃宰相之后、荣任“元帅”之前并驻锡敦煌期间的事。既然尚纥心儿817年时还在河陇地区处理军政事务,819年率兵围攻盐州时还是宰相,此二文书成书应该在此之间即公元817—819年间。《本闾瞞为宰相就灵龕祈愿文》中提到“退公务、启福门”,应该不是指退出军政职务,而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羽77号写本在接《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愿文》后,还有一篇《赞普启愿文》(拟),也为我们透露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全文如下:

(前缺)

1. 然今清楚刹、建【灵坛】真场,香烟腾上于云,□□傍流于法界者,则我

2. 当今国主,深心启愿,悌宇宙清休之所为矣。伏惟圣神赞普,继百

3. 王之道,张万古之基,宿设灵坛,晨开最胜。所冀普天休泰,遐迩咸

4. 安;军师获坚猛之威,兵众保胜平之乐。【由是】集缙侣,会群僚,留真乘,邀贤□。总斯烦善,莫限良

5. 缘,先用奉资:龙天八部,率土灵祇。惟愿增益神功,助洪赞普,使

6. 圣神万寿,宝祚遐延;国相群僚,咸安禄位;东征师旅,旗鼓克

7. 全,朔野城池,风烟不杂。然后择邪师邪法,殄扫尽除,十累十生,增寿其

8. 命。天成地平,河清海晏,仰希大众,各渴志般若,庄严一切。

这是以吐蕃赞普名义在敦煌举行的一次祈愿法会活动的记录,其目的是为“圣神赞普,继百王之道,张万古之基”,“所冀普天休泰,遐迩咸安;军师获坚猛之威,兵众保胜平之乐”。这里特别提到了“东征师旅,旗鼓克全,朔野城池,风烟不杂”,应该是这次法会的主题内容,即为即将东征的将士们祈愿,故此法会可视为誓师大会。而这次东征,很可能就是指公元819年进攻盐州一事。这样看来,赞普举办这次法会的时间应该就在819年尚纥心儿等率兵出师盐州之前。因为进攻盐州的主帅是尚纥心儿,所以赞普的这次法会也可以看成主要是为尚纥心儿作祈愿。

《赞普启愿文》、《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愿文》和《本闾瞞为宰相就灵龕祈愿文》粘接和保存在一起,说明这几份文献的成书时间相距不会太远,应该是同一时期的,最早也不会超过818年下半年。这也可能是贝吉云丹到达敦煌的初期^①。三次祈愿活动的顺序应该是在钵阐布之前,判官次之,赞

^① 关于贝吉云丹何时到达敦煌的问题,尚未发现有文献记载。目前敦煌藏文文献所记云丹的活动均为826年(马年)及其后,也主要是写校经题记,所以推测其到达敦煌不可能太早。

普于后。

仔细看来,这三次法会似乎是尚纥心儿第二次驻锡敦煌期间的活动经历。在首先于莫高窟举办的法会上,《本阐晡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云“退公务、启福门”,即年事已高的尚纥心儿自己想退出军旅、政坛,专心事佛,并已经付诸实施。而第二次规模更盛大的法会上,《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愿文》只字未提让这位“国相”隐居之事,而是对其军政业绩大加颂扬,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位“专使相牙大判官”,“勤王教以竖良因,谨洁心而成事流沙”,可能就是作为赞普的专使,受了赞普的委托,以法会祈愿的激励形式来请尚纥心儿再度出山。敦煌文献中有数份愿文,如 P. 2613、P. 2441、P. 2631、P. 2915、S. 6172 等,都多次提到为“东军相国”、“东军宰相大论”祈愿,说明这个时期请尚纥心儿出山,或为顺应赞普旨意,或为群僚百姓之意愿,反正在敦煌是众口一词。尚纥心儿显然是接受了这一任务,又得到东军帅印和尚书令之职,再次披挂上阵。接下来,便有以赞普名义举办的东征誓师法会,为尚纥心儿以古稀之年再度率兵进攻唐朝盐州壮行。

实际上,尚纥心儿第二次在敦煌期间,并不是像《本阐晡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所云“退公务、启福门”,而是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治理军国大事。S. 2146《转经文》所记:

转经文 (前略)然今启龙藏、
虔一心、击洪钟、邀二众者,其谁施
之?则我国相论掣晡敬为西征
将士保愿功德之所建矣。伏惟相公乃
河岳降灵,神威动物,感恩出塞,
抚俗安边。一昨春初,扶阳作孽,擄掠
人畜,由是大举军师,并除凶丑,虽
兵强士勇,然福乃祸。师是以远杖流
沙,积祈转念,今者能事遐列,胜
福斯圆,总用庄严,我行军将相即体:
原(愿)使诸佛护记,使无伤损之忧;
八部潜加,原(愿)起降和之意。然后
人马咸吉,士卒保康,各守边陲,永除
征战。然后般沾法界,普及有情。赖此
方因,咸登觉道。

这时的“国相”之前还未冠“东军”之称。说明是尚纥心儿二次回到敦煌不久,还在受理军政事务,亲自派兵西征,并一直关注西征战事。就在他已经受命为“东军国相”并在东征出发之前,又一次在敦

煌“敬为西征将士保愿功德”举办转经法会,同样是 S. 2146 保存的记此次盛会之《行军转经文》称:

行军转经文 (前略)然今此会转经
意者,则我东军国相论掣晡敬
为西征将士保愿功德之修建也。伏惟
相公天降英灵,地资秀
气,岳山作俦,谋略坐筹。每见北虏少
师,频犯边境,抄掠
人畜,暴耗田亩,使人色不安,知飙数
举。我国相勃然忿起,怒
发冲冠,遂择良才,主兵西讨。虽料谋
指掌,百无一遗,然必赖
福资,保其清吉。是以远启三危之侣,
遥祈八藏之文,冀士马平
安,永宁家国。故使虔虔一志,讽颂
《金刚》,济济僧尼,宣扬《般若》。想此殊
胜,夫何以加?先用庄严护世四王、龙
神八部,愿使威光盛、福力增,使
两阵齐威,北戎伏款。又用庄严行军
将相,伏愿才智日新,福同山
积,寿命遐远,镇坐台阶,诸将士等三
宝抚护,方善庄严。^①

二文相较,前者的佛教色彩更浓一些,似乎也反映了尚纥心儿的心理变化。

四 晚年建敦煌圣光寺

元和十四年(819)尚纥心儿等率兵围攻盐州,此时已官拜尚书令并离开敦煌,822 年参与唐蕃长庆会盟,立于长庆三年(823)年的《唐蕃会盟碑》中,他已是“天下兵马都元帅同平章事”^{[7]208}而位极人臣。823 年还在河州会见出访吐蕃后在回程途中的唐使刘元鼎^[9]。史籍和敦煌文献中不见 823 年以后有关尚纥心儿活动的明确记载,可能此后不久便退出军务政坛。如果从公元 766 年进攻敦煌开始算起,尚纥心儿在历史舞台上活动了近六十年。黄维忠推测尚纥心儿死于 832 年^[10],若如此,尚纥心儿

① 敦煌 S. 2146 文书之《转经文》、《行军转经文》,参见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17-218 页。需要说明的是,二转经文中的“我国相论掣晡”和“我东军国相论掣晡”即指尚纥心儿。“论掣晡”为藏文音译,意为大论,即大相、大臣。

享年八十有余。

823年以后,退出政坛的尚纥心儿第三次回到敦煌,从事佛教活动和颐养天年。P. 2915、S. 6315等“祈愿文”中的“东军宰相令公”,即是他作祈愿。同时还专门提到他“使两国和好,重圆舅甥”^[9]₂₇₄₋₂₇₅,即指唐蕃长庆会盟事。敦煌文书P. 2974《为宰相病患祈愿文》(拟)中提及“为东军宰相令公尚乞心儿台阶益峻、神寿无疆之所为”,并对尚乞心儿大加褒颂^[11],说明此时的宰相已是尚腊藏噶律钵,尚纥心儿虽居令公之位,但闲赋在庭,深居简出。《尚纥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记其在敦煌建造圣光寺时,官居“敕尚书令公兼统六军甲兵霸国都元帅赐大瑟瑟告身”,故敦煌圣光寺之建造,应该在长庆会盟之后,是尚纥心儿第三次回到敦煌,安享晚年期间之所为。

敦煌文书滨田德海旧藏115《诸寺付经历》记已、午、未年间付给敦煌诸寺佛经卷帙若干,其中圣光寺在巳年的记载中没有出现,而在午年七月和未年正月、二月出现三次^[12],说明圣光寺在午年七月已经建成。《诸寺付经历》之午年(蕃历记作马年)最早应该是公元826年。因为根据藏文文书记载,吐蕃开始在敦煌大量抄写汉、藏文《大般若经》也正是从午年开始^[13],而汉、藏文《大般若经》也正是《诸寺付经历》午、未两年中出现最多的佛经。敦煌文书S. 0542《役部》及背面诸寺僧尼名簿上均无圣光寺。《役部》被认为是公元818—823年间的文献^[14],说明823年时敦煌还没有圣光寺。由此可知,尚纥心儿在敦煌建成圣光寺的时间应在公元826年七月之前,《尚纥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的成书年

代应在圣光寺建成之后的826年。

参考文献:

- [1] Paul Demiéville: 《Une controverse sur le quiétisme entre bouddhistes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au e siècle de l'ère chrétienne》, Paris, 1952; 戴密微. 吐蕃僧诤记[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383-401.
- [2] 邵文实. 尚乞心儿事迹考[J]. 敦煌学辑刊, 1993 (2).
- [3] 杨铭. 吐蕃宰相尚纥心儿事迹[A]. // 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M].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 95-106.
- [4] 武田科学振兴财团, 杏雨书屋. 敦煌秘笈影片册1[M]. (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 2009.
- [5] 马德. 敦煌陷蕃年代再探[J]. 敦煌研究, 1985 (5).
- [6] 邓小楠. 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校释[A]. //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敦煌吐鲁蕃文书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597.
- [7] 才让. 吐蕃史稿[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7: 139-150.
- [8] 马德. 吐蕃占领敦煌前后沙州史事系年[J]. 敦煌学, 第19辑. 台北: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1992: 74.
- [9] 邵文实. 敦煌边塞文学[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7: 18.
- [10] 黄维忠. 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119.
- [11] 黄征, 吴伟. 敦煌愿文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5: 678-679.
- [12] 马德. 敦煌文书〈诸寺付经历〉刍议[J]. 敦煌学辑刊, 1999 (1).
- [13] [英] F·M·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M]. 刘忠, 杨铭译注.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65.
- [14] 姜伯勤. 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38.